

<<访问历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访问历史>>

13位ISBN编号：9787563366576

10位ISBN编号：7563366571

出版时间：2007-09-01

出版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怀宇

页数：42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访问历史>>

前言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

我从事新闻工作，有时却不太醉心热的新闻，反而迷恋冷的历史。

这两年来，我是一个“旧闻”记者，沐浴在春风里，幸福地访问着文化界的前辈们。

本书记录的是历史长河中的留声。

时间真是奇妙，有时很快，有时很慢，尽在人心间。

前辈常会感慨新时代的健忘。

唐德刚1970年访台时，蒙林语堂盛情召宴，至大酒店时问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

对方大声反问：“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

！

”沈君山1999年住院时，杨振宁前往探病，被门房小姐挡了驾，一番周折后才能进去。

杨振宁坦然告诉沈君山，以前他和某歌星同机，下机后歌星前呼后拥坐加长轿车而去，他的场面虽然冷清些，也有加长轿车来接，同机旅客乃耳语相问：“杨振宁是唱什么歌的？”

”历史还算公正，时至今日，林语堂开的文化公司还没有倒闭，而杨振宁新唱的忘年情歌也家喻户晓。

正是抱着对历史长河淘尽风流人物的信心，我才敢坦然前行，为前辈们留下回忆。

访谈是件苦差事，事后回忆起来却总是甜蜜的。

几乎每一场访谈都让我想起年少时考试的情景，访谈前苦做功课，访谈时谈笑风生，访谈后细心整理，从始至终都如履薄冰。

每次见受访者前，我总恨不得把相关的资料都找到，力求如傅斯年所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到了和受访者面对面时，我总提醒自己：忘记那一堆繁杂的资料，只选几个最感兴趣的问题。

笑谈之中，相激相荡，自然会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我是一个好奇爱问的年轻人，在前辈面前，又时时克制自己：只做一个真诚的聆听者，尽可能用最简洁的问题，引出最详尽的答案。

我自认是沈昌文的“粉丝”，努力向他学习与大文化人“谈情说爱”的本领。

沈昌文自称是“小文化人”，那么，我就是“小小文化人”：“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不受一宗一派拘束，更无一恩一怨羁绊。”

”访谈时如同一个空杯，尽量从大文化人的智慧中汲取陈年醇酒。

回忆是靠不住的。

如果有朋友问我：“你记录的访谈内容真的可靠吗？”

”我会很负责任地回答：“不一定可靠。”

”我年方而立时回忆起少年时代的事情就常常不准确，推己及人，怎么能苛求我爷爷的同代人在笑谈风云时如背史书呢？”

我常想，《史记》为“史家之绝唱”，难道其所记之事就全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吗？

我不止一次发现，受访者面对我说的话，与其亲笔所写的文章或所作的其他访谈，内容并非一致。

黄苗子和郁风夫妇、杨宪益和杨苡兄妹、黄永玉和黄永厚兄弟回忆起共同经历的事情就有出入。

亲人尚且如此，朋友之间的回忆更有诸多版本。

我喜欢这种多元，历史如果只有一个版本就不好玩了。

我不大相信所谓的绝对权威与标准答案，一家之言需要众多旁证，心存疑问的求证往往更能走近真相。

我乐于尽我所能记录下每位前辈的一家之言，为历史留一个存疑的版本。

胡适当年深感中国传记文学缺失，到处劝他的老辈朋友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当我做了这么多访谈之后，再看最可圈点的“赤裸裸”一词，不免感叹其难度之大，几乎无法完成。

且不论遮丑的自传衣不蔽体，也不说美化的传记涂脂抹粉，即使是一位真诚的老人，在经历大半生风

<<访问历史>>

云变幻之后，一心想准确无误地回忆历史，又如何克服心理和生理的种种局限呢？

陈寅恪说对历史要有“了解之同情”，钱穆则说对历史需保持“温情与敬意”，可谓深知史海之浩瀚与人生之无奈。

我乐此不疲地访问大文化人，源于好奇，也抱敬意，了解之后渐懂同情，更深一步就想让自己进入这一代人的历史世界。

我的访问对象多是深受五四文化影响的一代，胡适称五四运动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那我就一厢情愿地称他们为“中国文艺复兴人”吧。

这一代人成长在传统文化尚未人为断裂的时代，国学根基深厚，而其中又有不少人留学海外，经受欧风美雨洗礼。

不管身在何处，他们的心灵总在高处相逢，为民主科学的思想播一粒种子，为千锤百炼的中文留一点尊严，为浮躁骚动的人心写一片空灵，真是足以复兴中国文艺的一代。

然而，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时局的变化常常出人意表。

国家多难，民生多艰，美梦多碎，变局之中，但见有人迷惘，有人痛苦，有人超然，唯无数知识人的爱国之心从未改变。

许倬云：认为，“变”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变的“常态”，通古今之变后关怀的是全人类与个人的尊严，使我如醍醐灌顶。

处在瞬息万变的新时代，我丝毫不敢取笑前辈们在其历史世界中“真诚的幼稚病”，相信我的“幼稚病”也会付诸后来者的笑谈中。

我无意用我的访谈记录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只想在和前辈们的对话中，留下每个人饱含温情的笑声和泪影。

重构历史世界非我所长，还原历史细节也是难事，我也不认为通过我越来越多的访谈就可以汇集成一代人“群体”的精神。

现实世界里以群体的名义压抑个人的现象绵绵不绝，使我对独立的“个人”更为珍视。

尊重个人，追求自由，容忍多元，是我和前辈们毫无代沟的共鸣。

在我的访谈录里，“大家”是你我身边的平常人。

我不相信完人，也无缘拜圣人，只是幸运地访问过有情有趣的文化人。

<<访问历史>>

内容概要

《访问历史》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层人物江艺平女士所器重。

此书受访对象性格各不相同，在访谈中却都无保留地袒露心声，听他们反思历史，嬉笑怒骂，臧否人物，元气十足。

无论是回顾历史的伤感，还是品评人物的激情，所感受到的是众位大家与普通人相似的七情六欲。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

我人事新闻工作，有时却不太醉心热的新闻，反而迷恋冷的历史。

本书的三十位访谈对象，平时居于世界各地，他们多经历了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既受传统文化之熏染，又受欧风美雨影响，在不同领域各有建树。

今日世界又快又热，而文化大家渐行渐远，访问历史尤显意义深远。

重寻他们的传奇人生和晚年心境，他们的思想境界和处世之道，他们对历史的追忆和对未来的思考，也是重温中国知识人那一个世界的心路历程。

<<访问历史>>

作者简介

李怀宇，1976年生，广东澄海人。

《南方都市报》副刊首席记者。

著有《亲爱的风流人物——58位港台妙人素描》。

<<访问历史>>

书籍目录

许倬云 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是真实的 金耀基 中国的现代转向要靠第一流的大学 陈之藩 秋水文章不染尘 罗孚 我行我素我罗孚 倪匡 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 李育中 泛舟书海纵横论 周有光 百年风云笑谈中 黄苗子 郁风 一流人物一世情 杨宪益 是真名士自风流 沙博理 不辞长做中国人 吴冠中 东西艺术高处相逢 黄永玉 创作的起点是快乐 丁聪 笔底才情敌万夫 沈昌文 谈情说爱当编辑 何兆武 兴之所至自由读书 高莽 在翻译和绘画之间 汤一介 乐黛云 学术上不能有指导思想 陈乐民 资中筠 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 贾植芳 历史的最后阶段是喜剧 钱谷融 漫谈中教出高徒 徐中玉 中国知识分子物美价廉耐磨 何满子 天地有罗网 江湖无散人 方平 搞翻译要像袭人一样一心一意 草婴 一个人的翻译 一个人的遭遇 鯤 西 一去不回唯少年 辛丰年 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 流沙河 我牵着庄子的裤脚混入文化圈 后记

<<访问历史>>

章节摘录

序言新闻是历史的初稿。

我从事新闻工作，有时却不太醉心热的新闻，反而迷恋冷的历史。

这两年来，我是一个“旧闻”记者，沐浴在春风里，幸福地访问着文化界的前辈们。

本书记录的是历史长河中的留声。

时间真是奇妙，有时很快，有时很慢，尽在人心间。

前辈常会感慨新时代的健忘。

唐德刚1970年访台时，蒙林语堂盛情召宴，至大酒店时问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

对方大声反问：“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

！

”沈君山1999年住院时，杨振宁前往探病，被门房小姐挡了驾，一番周折后才能进去。

杨振宁坦然告诉沈君山，以前他和某歌星同机，下机后歌星前呼后拥坐加长轿车而去，他的场面虽然冷清些，也有加长轿车来接，同机旅客乃耳语相问：“杨振宁是唱什么歌的？”

”历史还算公正，时至今日，林语堂开的文化公司还没有倒闭，而杨振宁新唱的忘年情歌也家喻户晓。

正是抱着对历史长河淘尽风流人物的信心，我才敢坦然前行，为前辈们留下回忆。

访谈是件苦差事，事后回忆起来却总是甜蜜的。

几乎每一场访谈都让我想起年少时考试的情景，访谈前苦做功课，访谈时谈笑风生，访谈后细心整理，从始至终都如履薄冰。

每次见受访者前，我总恨不得把相关的资料都找到，力求如傅斯年所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到了和受访者面对面时，我总提醒自己：忘记那一堆繁杂的资料，只选几个最感兴趣的问题。

笑谈之中，相激相荡，自然会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我是一个好奇爱问的年轻人，在前辈面前，又时时克制自己：只做一个真诚的聆听者，尽可能用最简洁的问题，引出最详尽的答案。

我自认是沈昌文的“粉丝”，努力向他学习与大文化人“谈情说爱”的本领。

沈昌文自称是“小文化人”，那么，我就是“小小文化人”：“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不受一宗一派拘束，更无一恩一怨羁绊。”

”访谈时如同一个空杯，尽量从大文化人的智慧中汲取陈年醇酒。

回忆是靠不住的。

如果有朋友问我：“你记录的访谈内容真的可靠吗？”

”我会很负责任地回答：“不一定可靠。”

”我年方而立时回忆起少年时代的事情就常常不准确，推己及人，怎么能苛求我爷爷的同代人在笑谈风云时如背史书呢？”

我常想，《史记》为“史家之绝唱”，难道其所记之事就全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吗？

我不止一次发现，受访者面对我说的话，与其亲笔所写的文章或所作的其他访谈，内容并非一致。

黄苗子和郁风夫妇、杨宪益和杨苡兄妹、黄永玉和黄永厚兄弟回忆起共同经历的事情就有出入。

亲人尚且如此，朋友之间的回忆更有诸多版本。

我喜欢这种多元，历史如果只有一个版本就不好玩了。

我不大相信所谓的绝对权威与标准答案，一家之言需要众多旁证，心存疑问的求证往往更能走近真相。

我乐于尽我所能记录下每位前辈的一家之言，为历史留一个存疑的版本。

胡适当年深感中国传记文学缺失，到处劝他的老辈朋友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当我做了这么多访谈之后，再看最可圈点的“赤裸裸”一词，不免感叹其难度之大，几乎无法完成。

且不论遮丑的自传衣不蔽体，也不说美化的传记涂脂抹粉，即使是一位真诚的老人，在经历大半生风

<<访问历史>>

云变幻之后，一心想准确无误地回忆历史，又如何克服心理和生理的种种局限呢？

陈寅恪说对历史要有“了解之同情”，钱穆则说对历史需保持“温情与敬意”，可谓深知史海之浩瀚与人生之无奈。

我乐此不疲地访问大文化人，源于好奇，也抱敬意，了解之后渐懂同情，更深一步就想让自己进入这一代人的历史世界。

我的访问对象多是深受五四文化影响的一代，胡适称五四运动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那我就一厢情愿地称他们为“中国文艺复兴人”吧。

这一代人成长在传统文化尚未人为断裂的时代，国学根基深厚，而其中又有不少人留学海外，经受欧风美雨洗礼。

不管身在何处，他们的心灵总在高处相逢，为民主科学的思想播一粒种子，为千锤百炼的中文留一点尊严，为浮躁骚动的人心写一片空灵，真是足以复兴中国文艺的一代。

然而，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时局的变化常常出人意表。

国家多难，民生多艰，美梦多碎，变局之中，但见有人迷惘，有人痛苦，有人超然，唯无数知识人的爱国之心从未改变。

许倬云认为，“变”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变的“常态”，通古今之变后关怀的是全人类与个人的尊严，使我如醍醐灌顶。

处在瞬息万变的新时代，我丝毫不敢取笑前辈们在其历史世界中“真诚的幼稚病”，相信我的“幼稚病”也会付诸后来者的笑谈中。

我无意用我的访谈记录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只想在和前辈们的对话中，留下每个人饱含温情的笑声和泪影。

重构历史世界非我所长，还原历史细节也是难事，我也不认为通过我越来越多的访谈就可以汇集成一代人“群体”的精神。

现实世界里以群体的名义压抑个人的现象绵绵不绝，使我对独立的“个人”更为珍视。

尊重个人，追求自由，容忍多元，是我和前辈们毫无代沟的共鸣。

在我的访谈录里，“大家”是你我身边的平常人。

我不相信完人，也无缘拜圣人，只是幸运地访问过有情有趣的文化人。

节选贾植芳：历史的最后阶段是喜剧李怀宇 中国20世纪还有没有知识分子像你一样待过四次监狱？
贾植芳 比较少。

有个老外讲，一个人经历过两种生活就什么都不怕了，一种是打仗，一种是坐过监狱。

我因为住过好几次监狱，对监狱都无所谓了。

有吃的，有喝的，又不花饭钱，不花房钱，还有保镖，有警务人员。

监狱就像外婆家里一样。

前年，电视台拍电视，请我到提篮桥监狱去了一趟，远东最大的监狱，英国人修的。

以前我在那里住着，这回我是贵宾。

李怀宇 第一次进监狱时你还是学生，怕不怕？

贾植芳 不怕。

那时候就十九岁，大年夜关进去，好饭是吃不到的，一个老犯人跟我说：“你是政治犯，受优待，吃的跟我们刑事犯不一样，看守所欺负你人小不懂事，克扣你的囚粮费。

”第二次开饭了，我就把窝头、咸菜摔在地上，说：“我是政治犯，不吃这种饭。

”后来他们真的给我重新送饭来了，四个花卷、一碗米饭、一碟炒肉，还有个鸡蛋汤。

李怀宇 第二次进日本人的监狱，怕不怕？

贾植芳 不怕。

日本鬼子的监狱可以买酒喝。

上面有人来检查，看守人员就说：“今天你不要喝酒了，上面有人来检查。

”李怀宇 第三次进监狱后，中统特务提了一个办法，让你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反共宣言就可以出来，你拒绝了。

贾植芳 “一二·九”抓进去，是共产党嫌疑分子；1947年在上海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抓进去，说我是共

<<访问历史>>

产党的忠实走狗。

90年代台湾开近百年中国文学国际会议，邀请我去，台湾《中央日报》讲：此人十分反动，30年代我们处分过他，40年代也处分过他，日本人也处分过他，他替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来了，也关了他多少年，像刘邦的大将韩信一样，“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李怀宇 四个监狱有什么不同？

贾植芳 国民党也好，日本人也好，北洋军阀也好，可以看书，家里可以送东西，可以给看守钱让他给我买东西，可以吃大饼油条，一毛钱就给他两毛钱。

人民政府不能买也不能送……李怀宇 后来在监狱里能看书写东西吗？

贾植芳 没有看书。

“反右”的时候，他们拿了一张名单，都是复旦大学的名教授，杨兆龙、孙大雨、王造时、陈仁炳、王恒守、张孟闻，问我认识吗？

我说：“这些人都是同事。”

他们问：“你看这些人是什么人？”

我说：“这些人解放前都是教授，英美留学生。”

用他们的说法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问我：“你呢？”

我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倪匡1935年生于上海，1957年到香港，1992年移居美国，2006年回到香港。

居港期间，倪匡创作了大量小说、剧本、散文，其中以卫斯理系列小说最为著名，为创作量最高的华语作家。

我和古龙是1967年在台湾第一次见面，之前我代武侠小说杂志约他写稿，他写了《绝代双骄》。

他写了一段就断稿，我帮他续了很多。

所有名家的小说我都续过，金庸续过，古龙续过，卧龙生续过，诸葛青云续过，司马翎续过，我喜欢续小说，我觉得很好玩。

倪匡先生的住处位于香港铜锣湾，高处可见豪宅，低处是一片旧楼，他说：“每天看着窗外风景，告诉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刚坐下来，他就介绍：“我们在美国的房子很大，见过的人没有不喜欢的。”

这房子是一个建筑家专门建给一个舞蹈家住的，三层五千多尺只有一间房，反而有四个洗手间，古怪到极点，我一看就喜欢。

从平静的美国回到热闹香港，倪匡顺其自然，说起美国神采飞扬，谈到香港妙语连珠。

一个下午的采访，是在笑声中度过的。

我说：“今天是来听你讲故事的。”

“有人叫我写自传，我的自传三百字就可以写完。”

我从1957年来香港快五十年了，这五十年除了写稿，还是写稿。

倪匡操着有浓重口音的粤语，讲话速度飞快，“写稿之外，就是吃、睡。”

人家问我现在忙什么，我整天睡觉，而且一睡就做梦，人家笑我的人生有两次，梦中一次，现实一次，好像庄子一样，都不知道是现实还是梦中。

我的很多小说都是做梦做出来的，至少有四分之一小说在梦中想到很古怪的情节，我一定即刻跳起来，记录下来，要不然明天就会不记得了。

昨天我就梦见潜到海底，见到一条古怪的鱼，奇怪，我根本就不会潜水。

这位自称是世界上写汉字最多的作家，即使今天出品锐减，谈起写作，还是感慨良多：“我写稿除了稿费没有第二个目的，没有什么崇高理想。”

因为我发现我来到香港以后，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

除了写稿，我去打任何工都不够资格，不够学历，不够经验，也不够能力。

我做生意都亏得厉害，一次炒股票，一次炒黄金，我以为最容易了，结果亏得几乎跳楼。

最后只有哈哈大笑。

<<访问历史>>

现在我知道，上天造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本事，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本事，不要硬来。

”如今酒烟的配额已经用完，最大的乐趣是读书。

在谈话中，他对后辈作家的作品如数家珍：王安忆的《长恨歌》虽然婆妈，也觉好看；余华的《兄弟》是晚清讽刺小说以来最好的讽刺小说；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要看三遍才看明白；平路的《何日君再来》有相见恨晚之感。

对自己的妹妹亦舒，他也不忘吹捧：“亦舒的小说好看，文字简洁明了，情节发展得快，人物性格鲜明，这是小说的必要条件。

”谈到兴起，倪匡起身带我欣赏他和倪太、女儿倪穗和洋女婿、儿子倪震和周慧敏的照片。

又进电脑房参观两部电脑，随手打开的那部电脑桌面上是倪匡夫妇、倪震和周慧敏四人在美国旧居前的合影。

突然，他说，客厅里还有一样好东西，原来是舒淇早期的裸体写真集。

他笑道：“真靓！”

”

<<访问历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